

红

旗

飘

飘



11

中国青年出版社

红

11

旗

飘

飘

☆
中国青年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3 号

红旗飘飘 (11 集)

本 社 编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

社址：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：100708

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*

850×1168 1/32 9 印张 2 插页 200 千字

1959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山东第 2 次印刷

印数 240,721—250,720 册

定价 11.10 元 (平) 16.10 元 (精)

目 次

中央红色医院的创立

- 毛主席的故事 傅连暉 (1)
- 刘少奇同志在中央苏区 马 文 (19)
- 随周恩来副主席长征..... 魏国祿 (31)
- 长征路上的朱德同志..... 张显扬 (59)
- 跟随朱总司令..... 李树槐 (66)

福建老根据地革命斗争故事特辑

- 红旗不倒 (特辑序言) 张鼎丞 邓子恢 (81)
- 红军入漳前后..... 邓子恢 (88)
- 福安农民运动的开端..... 邓子恢 (95)
- 攻打上杭城 中共龙岩地委党史办公室 (105)
- 抓“苏维埃”的故事 江 斌 (112)
- 朱德军长打中川 曹兴 二胡 (119)

闽北三年	黄知真 (126)
神出鬼没歼白军	
——王涛支队的战斗故事	谢毕真 (140)
谈判桌上的斗争	魏金水 (158)
大战水晶坪	王汉杰 (167)
赤胆忠心	刘 平 (175)
烈火炼英雄	王荒草 (227)
陈客嫌	苗蓝田 (243)
闽西一老人	郁 彦 (253)
红色三兄弟	江 斌 (265)
四个小故事	李居民 (271)
特辑编后记	(280)

(7

中央红色医院的创立

——毛主席的故事

傅连璋

1932年秋天，毛主席亲自带领红军，在福建漳州打了个大胜仗，消灭了国民党张贞部队一个师。漳州离厦门只有一百来里路。红军的声威，不但使蒋介石反动集团心惊胆寒，而且震惊了帝国主义，当时好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军舰开到了厦门港，深怕我们进攻厦门。

胜利消息传遍了全中国，我们医院也沸腾起来了。正在这时，从前线回来了陈炳辉同志。他是在打漳州时派去当毛主席的保健医生的。这一下，医生和护士们把他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我挤不过这些小伙子和姑娘，只能自觉地站在圈外，登上台阶看着他。嘿！陈炳辉这小伙子已穿上军装了，镶着红五角星的红军帽扣在后脑勺上，帽沿高高地翘了起来，神气得很。他脸色晒黑了，脸上沾着尘土，但很丰满，嘴巴笑得咧开了，露出一口白牙齿。他肩上还挂了两双崭新的胶底鞋，被人们一拥，四只鞋在前后晃荡着。他忙着去握伸向他的几十只手。

“陈医生，前线怎么样？你快给我们讲讲。”有个护士大声地问。

“对啦！你快说说，这一仗打得蒋介石够受吧！”有人说。

“那还用说，蒋介石的一个师给我们打得稀巴烂，师长张贞差一点给我们抓住。”

“哈哈……太好了！”大家都为红军的胜利兴奋得跳起来。

“小陈，你打上仗没有？”有个医生又问。

“怎么没打上？从战斗开始到结束，一直在前线，就是没有摸到枪。”陈炳辉调皮地回答。

“没有摸到枪，还说打上仗了呢！”有人笑着在他的胸口轻轻地捶了一拳，说：“陈炳辉，听说这次部队抓了很多俘虏，你抓到没有？”

“俘虏，这一仗可多极了，战士们一抓就是好几个，我差一点也抓到了。”陈炳辉说。

“你吹什么，当医生还能抓住俘虏？”又有一只拳头向他背上捶去。

“喂！你肩上挂了两双新胶鞋，哪里来的？”有人问。

“胜利品，敌人送给我的。”陈炳辉装得神气活现地说。大家争先恐后，半抢半夺地拿起这两双鞋，翻来覆去地看着、说着、笑着。胶鞋，本来是平常的胶鞋，但当时能在战斗中缴获这样的东西，是不多的；特别因为它是敌人送来的胜利品，大家更感兴趣。

我站在一旁，心里急着要问陈炳辉一件事，但大家七嘴八舌，问这问那，我没法插进去。这时见大家的注意力转到胶鞋上去了，就向陈炳辉招了招手，陈炳辉也像心里有急事一样，伸着脖子东张西望，在找人。一见到我，他机灵地从人缝里钻出来，跟我走进了办公室。

“傅院长……”

我等不及听他的话，插进去急问：“主席在战斗中身体可好？”

“主席身体还好，就是工作太紧张，精神很疲倦。”陈炳辉说。

“哦！”我似放心又不放心地应着。

“傅院长，我正要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。”

“什么消息？”我问。

“主席来了。”陈炳辉笑着说。

“真的？主席现在在哪里？”过度的兴奋使我心跳得像打小鼓，我简直不大相信自己的听觉了。虽然这以前我知道毛主席要到我们医院来休养，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。

“是真的！我请主席在老古井旁的楼上休息。”陈炳辉也激动地说。

“哎哟！我们还没有准备好，怎么办呢？你为什么不早点回来告诉我。”我又高兴又着急。

“主席需要的东西很简单，一张桌子，一个凳子，办公用，另外有块木板搁个铺就行了。”陈炳辉说。

“可是……你知道，虽然主席的生活很俭朴，但他这次是来我们这里休养，我们应该好好地招待主席才对。”

“对！对！”陈炳辉听了我的话，也点头同意了。

“你看请主席住在哪里合适？”我征求陈炳辉的意见。

“就住在老古井旁的楼房里怎么样？”陈炳辉想了想说。

老古井在北山下，这座楼房是一所病房，过去徐特立同志患病时在这里住过，现在楼上住着周以栗同志，楼下住着陈正人同志。这座房子和其他的病房差不多，但环境较安静。

“好吧。”我说。

我叫陈炳辉马上去找了一两个人，到老古井旁，在楼下找一间房子，搬去一张木床，摆一张桌子，几把椅子，把房子打扫一遍。我去见毛主席。

不知是谁，在老古井旁看见了毛主席，把消息很快地传到了医院，整个医院都喜气洋洋。红军打了胜仗，医院里又来了毛主席，这真是喜上加喜，双喜临门，人人脸上露出了笑容，特

别是那些年轻的女护士，一个个都咧开了嘴。

我正往外面走，有个女护士悄悄地跟着我，向我要求：“傅院长，老古井病房里有事就派我去，好吗？”我看了她一眼，从她脸上看穿了她的心事，她怕我不答应，又急急地补充一句：“我一定完成任务。”我听了忍不住笑了，对她说：“好吧！有事再说吧！”

快走出医院时，又有人向我提出了同样的要求。

我母亲在家中也不知道从哪里听到了这个消息，连忙叫人来问我是不是真的。我证实后，听说她马上来了个总动员，叫儿子、儿媳妇、孙子、孙女一起动手，把家里家外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就好像毛主席要到我们家去休养一样。

这天，天气晴朗，我一走出医院，就见北山屹立在晴空下，山上的苍松、翠柏披着阳光，生气蓬勃，这山、这树，似乎也通了灵性，盛装欢迎着贵客。我快步走到老古井旁，进了楼，知道毛主席在楼上周以栗同志的房间里，就匆匆地上了楼。

毛主席穿了一套旧灰军装，头戴八角红星帽，人很瘦，脸上现出疲劳的神色。他正在和周以栗、陈正人同志谈话。

我走上前去，说：“主席，你来了。”

毛主席见了，我，站起来，握住我的手，亲切地说：“是啊！傅医生，你身体怎么样？”

“我身体很好，”我说：“主席，你瘦了，身体不舒服吧？”

“还好，就是有一点疲倦。”毛主席说。

毛主席和我们随便谈了一会，我请毛主席去楼下休息，毛主席说：“不忙休息吧，你带我看看你们的医院。”

我陪着毛主席到了医院。毛主席见了医生和护士，都一一和他们握手。这一下大家都心满意足了。

我陪着毛主席参观了医院中的手术室、换药室、药房和病

房。毛主席见我们的医疗用具较完备，刀子、钳子等各种手术器械一排排整齐地摆在玻璃柜内，很满意，说：“你们这医院的条件不错。”

在参观病房时，毛主席问了伤病员同志的病情，亲切地慰问了他们。

傍晚，毛主席才回到住处休息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到毛主席的住处去，给毛主席检查身体。检查结果，毛主席因过度疲劳，需要每天进行治疗，还要较长时间的休养。

毛主席十分关心我们的医院，我给他打了针后，他就详细地问我们医院中的情况，从组织机构、医院设备、药品的来源到医务人员的情况等等，我一一作了回答。当毛主席听到我们医院只有六个医生时，说：“现在环境比以前稳定了，应该多训练些军医，我们很需要医生。”

“训练一个医生不容易，起码得几年。”我说。

“几年太长了，一二年就够了吧！”毛主席说。

毛主席又对我讲了当前的环境和需要。我发现自己的想法错了，我们哪里有那么长的时间呢？必须在短时间中训练出一批红色医生来。

毛主席又问到陈炳辉在医院中的工作情况，我说：“他工作一贯积极负责，是共青团员。”

毛主席很喜欢陈炳辉，又问到他学医的经过，我说：“他原先是学刻字的学徒。几年前有一天，我睡在北山的草地上晒太阳，有一个十几岁的孩子走近我，见我睡在地上，奇怪地看着我。我见他身上穿得很破烂，但长得很好，眼睛亮亮的，圆脸，脸上还长一对小酒窝，伶俐得很，就跟他谈起话来。我问他叫什么，他说：‘我叫陈炳辉。’我问他是干什么的，他说：‘学刻

字。’我问他家住在哪里，家里还有什么人，他用手向山下一指，说：‘就住在你家的隔壁，家里还有妈妈和妹妹。’原来我们是邻居，可是我还一直不知道。我和他谈了很多。我喜欢他，就问他：‘你喜欢学医吗？’他说：‘学医？喜欢，就是没有钱。’我说：‘我帮助你。’就这样，第二天，他搬到我们医院里学起医来了。他的学习成绩很好，是同学中学得最好的一个，能吃苦，肯钻研，也很聪明，后来就当医生。”

“他还是个劳动人民出身的医生，”毛主席听了，很有兴趣地笑着说：“这次战斗中，他的工作也很负责，也有能力。你看让他当医务主任怎么样？”

我们医院中，除了我这个院长外，下面就是医生，没有医务主任，下面有什么事都找我，而我又忙不过来，不少工作就受到了影响。现在毛主席给我出了个好主意，设个医务主任，就能加强领导，而陈炳辉确实也能担负这个责任。过去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？我很高兴地对毛主席说：“好的，我们很需要有个医务主任，陈炳辉来干也合适。”

这天毛主席和我谈了很多，特别强调要我注意培养干部，适应革命战争的需要。

从毛主席的住处出来，我想了很多。这几年，医院里接收了很多伤病员，干部是大大的不足。但是，工作一忙，我只顾完成当前的医疗任务，忘了培养干部；对培养医生，还有个资产阶级观点，认为非经过几年正规训练不可，不敢打破常规，适应环境需要。这些都是错误的。今后，革命不断发展，苏区又没有别的正式医院，任务越来越重，如果单靠我们几个医生，势必会影响任务的完成。毛主席的意见真是可贵极了。

不久，我们在医院中成立了红色医务学校，训练医务工作人员。我兼任校长。

有一天，我在毛主席面前透露了我母亲的愿望，想请毛主席到我们家去坐坐。毛主席竟答应了，他说：“好啊！我去看看你家老太太。”

我跑回家去告诉母亲，我一家人心里都乐开了花。我母亲那时已七十岁了，却变得年轻起来，亲自动手，和孩子们一起擦桌子洗碗，我的小孩子维光乐得拍着手，从前屋跳到后屋，嘴里喊着：“毛主席要到我家来了！毛主席要到我家来了！”我们想请毛主席吃饭，做什么菜呢？我母亲说了一样菜，我爱人又说了另一样菜，我挑毛主席爱吃的菜加了几样。做完菜，全家人都换上了干净衣服，又请了几个陪客，等着毛主席。

毛主席来了。我们在门外迎接他。毛主席一见我母亲，紧走几步，还没等我们向他问好，他倒先向我母亲问起好来了，毛主席说：“老太太，你很健康啊！”

我母亲见毛主席这样谦逊，这样平易近人，一点也不拘束了，笑着拉住毛主席的手，说：“谢谢主席，快请到里面去坐吧！”

孩子们拥到毛主席身边，抢着和毛主席握手，这个说：“毛主席，你好！”那个说：“你好，毛伯伯。”维光张着两只手，笑着跳着，大声喊着：“毛伯伯！毛伯伯！”

毛主席见了孩子们，笑容满面，弯下身子拉拉这个孩子的手，又拉拉那个孩子的手，慈爱地回答说：“你们好，小朋友！”

毛主席到了屋里，我把家里人向毛主席介绍了，毛主席和她们都握了手。坐下后，毛主席见我的一个孩子维康较瘦，关心地问：“为什么这么瘦？有病没有？”

“没有什么病，就是身体不大壮。”我母亲说。

毛主席点点头，说：“要多注意他的健康。”

在谈话中，毛主席问到我们的老家，问到我去过的详细情

况。

“我们原先住在长汀县伯公岭乡，连瞿他父亲和我家都是种地的，家里地少，又都是沙地，收成差，除了交租，每年都不够糊口，后来，就搬到汀州城里来了。”我母亲说。

“这么说，你们都是农民出身。”毛主席说。

“是啊！到了城里，日子也不好过呀！人地生疏，吃没吃处，住没住处，后来好不容易找到了事，他父亲做了搬运工人，我给人家挑水、洗衣服，才活下来了。”

“傅医生，你怎么学了医呢？”毛主席又问。

“我是在福音医院里开始学医的。这个医院是英国教会开办的，他们叫我来学医，但每天得给他们挤牛奶，挤完牛奶才能去上课。”我说。

“他们叫你做工，才给你饭吃，让你上学。”毛主席说。

“是的，他们还说是救济了我呢！”我说：“临毕业那一年，我父亲死了，家里欠了人家三百块钱，年三十，人家来逼债，我没法，想到上海去做工，幸亏有几个朋友帮助，每月贴我一些钱，我才留在汀州上完了学。后来当了医生。1925年‘五卅’爱国运动时，汀州举行了示威游行，我们激于义愤，签名通电全国，反对英、日帝国主义侵略，英国医生害怕了，逃回了国，群众推举我当了院长。”

毛主席听完了我的话，对我说：“你能参加革命，和出身有关，你是被压迫阶级出身。”接着，毛主席帮我分析了历史和思想。当时我虽然已参加革命，但阶级觉悟还不够高。毛主席谆谆教导我说：“要反对帝国主义，还要反对国内的统治阶级，我们才有出路。”毛主席短短的几句话，却帮助我加强了阶级斗争的观念，使我在革命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。

吃饭的时候，我们请毛主席坐上座，毛主席却请我母亲坐

了上座。我母亲敬毛主席喝了一杯酒，母亲说：“保护（长汀土语，意即祝福）主席一百岁，保护红军打胜仗。”

毛主席谢了我母亲。

这一天我们一家人过得非常愉快。

毛主席对老人的尊敬，对孩子的爱护，对同志政治上的关心和帮助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，过后，我们想到这一天，就好像又见到了毛主席。

因为这天我们做的菜太多了，又请了陪客，后来毛主席诚恳地对我说：“我们是同志关系，那天你留我吃饭，我吃了，但是你不必做那么多菜，也不必请什么陪客，这是战争环境，以后千万要注意，不要铺张浪费。”当时我听了，脸刷一下红起来。毛主席的话刺中了我的一个大缺点！我虽然出身于农民家庭，但当了医生和院长后，沾染了一些非无产阶级意识，生活作风是不够朴素。我真是惭愧得很。

那时，每天下午五点钟，我总是走到北山下，去找毛主席出来散步。每次去，毛主席不是在看书，就是在写东西。名义上毛主席是来这里休养的，实际上他哪天都紧张地工作。我想，这叫什么休养呢？我劝毛主席多休息，毛主席说：“你的意见很好。”可是他总做不到，还是照旧工作。我只好每天下午去邀他出来散步，让毛主席得到一点休息。

北山上，树木很多，四周静悄悄的，傍晚，除了归窝的鸟儿在天空哇哇的叫声外，只能听到风吹树叶的沙沙声。我陪着毛主席在山上山下转，向他介绍这里的山和树的名字，介绍野花和野草的名字，毛主席总是兴致勃勃的，问这问那，又爱深追深问，有时竟把我这个本地人问得回答不上了。

毛主席也常常告诉我一些我所不知道的事情。在山上，我

们看到很多松树的树身上挂着一条条黄色半透明的胶汁，毛主席在松树下站住了，用手指着胶汁颇有兴趣地说：“你看，这胶汁是从一块伤痕上流出来的。树受了伤，用自身流出来的胶汁来医治；人也一样，负了伤，得了病，主要靠自己的抵抗力恢复健康，是不是这样？”

我在北山上转了十几年，也常看到树身上挂着的这种胶汁，只知道这是树上的分泌物，不知道它还说明了医学上的一个重要问题。

“原来是这样！”我说：“增强伤病员自身的抵抗力是很重要的，吃药打针只能起辅助作用，所以我们总是想法使伤病员有一定的营养和充分的休息，使他们增强抵抗力。”

“这很好。”毛主席说。

我们走出树林，又走到几座山头前面，毛主席仰起头，望望这个山头，又望望那个山头。问了山头的名字，又观察了山下的地形，然后健步上了一个山头，站在山顶上，毛主席有趣地问我：“要是有人打来了，你当指挥员，你准备占领哪个山头打击敌人？”

听了毛主席的话，我不禁笑起来。我对军事很感兴趣，但不懂。我看了看几个山头，凭着我简单的常识，我想，总应该占领那个最高的山头吧，居高临下，便于打击敌人，我就说：“占领那个最高的。”

毛主席却说：“不对。”

毛主席仔细地告诉我，选择山地地形打击敌人时，山头的高低虽是打击敌人的一个条件，但不是唯一的条件。毛主席讲了很多战术上的问题，我听得津津有味。当时我深深地感到毛主席的军事知识非常渊博，对问题的认识，又深又透，讲起来，却又是那样通俗易懂。

我们就这样随便地说着走着，每天从五点钟散步到七点钟，目送着太阳下了山，就往回走。

毛主席回到住处，又开始了他的夜间的工作。

有一天，毛主席跟我谈改编福音医院的问题。当时，我们这个医院，虽然自1927年起已经为红军的伤病员服务，但为了到白区购买药品、订阅报纸等便利起见，在名义上一直还保留着教会医院——福音医院的名称。

毛主席说：“我们要有个自己的医院，不要再叫福音医院了，这是个基督教会医院的名字。我们把它改成中央红色医院，你看怎么样？”

我很同意。

毛主席叫我到瑞金去，找中央政府请示关于创建红色医院的事。我想，毛主席是中央政府的主席，毛主席决定了就行了，何必还要到瑞金去请示呢？但毛主席说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，决定这事应该通过组织，和大家商量，事情办起来就能周到些。这事使我感到毛主席的组织观念和民主作风是多么强啊！

我到瑞金去了，组织上同我们商量了。

我们正要改编福音医院，创建中央红色医院时，情况起了变化。

有一天，毛主席把我叫去，对我说：“蒋介石的军队打来了，你怎么样？”

原来敌人要来打闽西了。

“我跟主席到瑞金去。”我毫不犹豫地说了。

“医院呢？”毛主席问。

“搬到瑞金去。”我说。

“好啊！”毛主席很高兴，说：“我到瑞金后，派人来帮你搬

医院。”

我临走时，毛主席又关心地问：“你的家怎么办？”

“也去。”我相信我母亲和家里其他的人都是乐意到瑞金去的。

毛主席想了想，说：“好吧！路上要小心，你母亲年纪大了。”

“你放心吧，主席。”我感激地回答。

第二天，毛主席就要走了。

我和陈炳辉，还有在医院休养的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陈正人同志，把毛主席送到汀州西城门外。路上，我怀着深深的惜别的心情。毛主席在我们医院中住了四个月，在这四个月中，我对毛主席照顾得很少，毛主席总是叫我去关心整个医院，关心全体伤病员，特别是重伤病员；不要多照顾他。而他对我的教育却是无法计算的，无论在政治、思想、工作和生活等方面，都给了我极深的影响。我那年已经三十八岁了，在这三十八年中，我遇到过各种各样的人，但是谁也比不上毛主席给我的印象深；毛主席是我遇到的人中最慈爱、最博学、最伟大的人。那时，我虽然已参加革命几年了，但还不是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，还不是一个共产党员。自从和毛主席相处了这么些日子，我心里产生了一种力量，这力量使我永远离不开毛主席，永远离不开共产党，像是黑夜里见到了明灯，荒山中遇到了亲人一样，我离不开他！我觉得自己全身充满了热力，这种热力是我在过去的三十几年中没有产生过的，它使我相信自己终有那么一天，能站到党旗下，向党交出一颗心，把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，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员，一个共产党员。

所以，在这四个月中，与其说毛主席是来我们医院中休养的，还不如说是毛主席来帮助我们工作的；与其说是我护理了